

齐鲁大学旧址位于济南文化西路44号,现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。但在20世纪初,齐大与山大却是两所相互独立的大学,前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,曾作为“华北第一学府”与燕京大学齐名,有“南齐北燕”之称。虽然“齐鲁大学”的名称早已经不在,但占地800余亩、规模宏大的建筑群,包括原齐鲁大学主校园、齐鲁大学医院和广智院三个院落近四十座建筑,如今大多都完好保存,堪称济南近现代建筑博物馆,2006年被列为山东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从今日起,本版推出“画说济南”之“寻踪齐鲁大学”系列。



校友门

文/画 张国华



从文化西路走过,路南耸立着一座具有中国传统造型的三间三叠式牌楼,坐南朝北,颇为引人注目。门楣正面匾额上楷书黑底金字“山东大学”,背面由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、后兼山东大学校长、清末状元王寿彭书写的“校友门”三字毫发未损。它就是原齐鲁大学校友门,是1924年千名校友为庆祝建校六十周年捐资两千银元修建的,故此命名。

齐鲁大学悠久的历史源于19世纪在山东半岛传教的两个教会。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登州城(蓬莱)观音庙办的一座私塾,后来名为“文会馆”,是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,也是齐鲁大学的重要萌芽和发端;英国浸礼会于1884年在青州创办了一所广德书院;义和团运动后,两个教会决定合办大学,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,即“广文学堂”。

1904年,广文学堂校址迁至潍坊东郊的乐道院,与青州的神学堂,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并列,分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文、理、神学、医学四科。1908年,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老城区西南南圩子外购置土地545亩,开始筹建大学。1917年,三个学堂整合到济南,结束了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“四科三地”的局面,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。

校友门见证并记录了齐大

【口述城事】

□张颂华

今年的春天来得早。春节过后不久,冬天的迹象就渐渐减少了。天气暖洋洋的,零上十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催发出许多春天的惊喜。

这样的天气,像我这种喜动不喜静、乐于行走的人来说,整日闲坐屋中是不可能的。望着外面已展露形迹的春光,心里痒痒的,总想走进春天里探寻点什么。在班上,工作休息时间,我总一个人从屋里出来,轻轻漫步于前面的草坪、水池、小公园,俯身看那些沉默一冬的冬青是否有了新意,坪中干枯了一冬的草是否向天空举起它欢呼的旗帜;仰首看杨树、梧桐树枝上的芽是否萌动,对外吹响向春天进攻的号

幸福在春天里

角。这个春天很静,像这样的日子我们许久没有获得了。我和我的同事扫去脸上冬天的灰尘,心情灿烂,脸上露出的除了欢悦,还是欢悦。

“该出去踏踏青了,享受一下春天的阳光。”我的一句话,让向来居家不出的妻子的心也飞扬起来。每一颗心都是禁不住春天的诱惑的,春天不但属于外界,更是属于心灵。听到我的话,喜欢出去玩的孩子更是兴奋,拉了我们马上要向外走。我和妻子一人一辆自行车,带上孩子向小区南侧的田野而去。

周末的早晨,阳光明媚,路上骑自行车、电动车向南出行的人很多,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来

“品尝”春天的,他们脸上阳光一样的笑容和神采就充分证明了我判断的正确。路上最温柔的是风,轻轻唱首欢快的曲子拂过我们的面颊,撩起我的头发,流水一样滑过,让我的情丝飞扬。

来到南面广阔的田野,蔚蓝的天空下,一片绿地向南延伸,直至起伏的群山脚下。“麦子返青了,米蒿发芽了!”我的话让春天更加生动起来,儿子立即蹲下身去,傻傻地看刚战胜冬天压迫就迅速返青的绿油油的麦子。“这就是麦子,麦子真可爱。”儿子的话让我笑了起来。我的儿子久居城里,很少见到麦子,一丛丛葱郁的麦子摇曳他的眼神。看了一会麦子,我向上看,天空高

高的、蓝蓝的如海一样广阔,冬日低沉的景象早一去不返,一件件乐器在上面奏响欢快的歌。这些乐器是天空中飞翔的麻雀、黄雀、喜鹊等鸟类。它们叽叽喳喳说着唱着,一会跑一阵,一会又慢下来慢飞,像一位位多情诗人,在春天里咀嚼那些动人的诗句。在南面的群山上,松树已返青,一片片绿色从山间跑出来,摇曳这个春天。让我们的心,也像鸟一样飞到了天空中。

“今天玩得高兴不高兴?”我问儿子。“高兴!”儿子说着,充满活力的眼神和话语,让我读出春天的幸福。幸福在春天,肆无忌惮地行走着,染绿染红每一颗真诚的心。这个春天真好!

【历下亭】

□张中军

迎春花、白玉兰争奇斗艳地盛开了,万竹园的春天却依然平静无奇,一片片竹子沉稳地迎着人来,又不媚不俗地送着人去,一点也没有热闹喧腾之气。

万竹园坐落于泉城济南趵突泉公园内,占地面积1.2万平方米,是始建于元代的古建筑群,因园中栽植了很多竹子而得名。在元代,因园内筑有“胜概楼”,赵孟頫曾有“济南胜概天下少”之赞誉。明代礼部尚书殷士儋也曾归隐于此,易名“通乐园”。清代蒲松龄还以殷士儋小时候在万竹园的故事创作了《聊斋志异》中的“狐嫁女”。此园后被清康熙年间诗坛怪杰王莘购得,在此园内生生活著书立说。

现在的万竹园建筑为民国初年军阀张怀芝所修。1980年,济南市政府又对其进行全面修建,园内建筑雅致,古朴清幽,颇有“清、幽、静、雅”的隐士之风。园内因植有木瓜、石榴、海棠

万竹之园

等多种花木,还分设海棠院、木瓜院等院落,还有七十二名泉的望水泉、东高泉、白云泉等名泉。

人处于世各有所爱,我对万竹园中竹子的“未出土时先有节,待到凌云尚虚心”的气节,早就有深深的敬意了。

有竹之地人不俗,五冬六夏栉风沐雨的万竹之园,定也给泉城添了不少灵秀。1986年,济南市政府把当代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家李苦禅纪念馆设于园内,更为泉城人带来些许超凡脱俗的气质。在“七七”事变后,苦禅大师怒辞一切“公职”,不受日伪利禄的诱惑,隐居作画,毅然参加了抗战的地下斗争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,他创作出了许多妙得天机、意趣纵横的大写意花鸟画珍品。“所谓人格——爱国第一”。这是李苦禅先生的格言,也正是竹子宁折不弯高尚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万竹园的竹子虽然不算太



多,但它青翠挺拔向上的精神并不止竹林美景,也不只是竹之气节。这里的竹子风骨凛然硬硬朗朗,一团团偃得很迟抱得很紧,启迪着人们也要有集体团结的意识,有骨有节地做堂堂正正的大写之人。

我非常爱这万竹园。与其说我爱万竹之秀美,倒不如说我更喜欢听风吹竹叶飒飒作响之声籁,沉浸宁静中,泅源大街的喧

响,似乎也为隔世之音,唯有几棵海棠树挂满粉白透红的花,活脱脱像从苦禅画中走来,娇羞妩媚,阵阵清香吹入竹林,更叫人沉迷。而且,这竹林曲径通幽,慢慢地绕了个弧,轻抚人心,把自然的恬静全部捧给游客。倘若累了,只需在这儿稍稍一站,心就回复到了自然的灵光中。如果在竹园的时间久了,定然又会多出一颗超然的清心。

【历下亭】

相依相伴 这座城

□韩雨洁

济南,河之阳,岱之阴,阴阳相生,其中最美的部分一点点沉淀下来,沉淀成家喻户晓的七十二名泉,沉淀成了大明湖畔的依依垂柳,沉淀成趵突泉边的漱玉祠,沉淀进我心中最深最温暖的地方……

大明湖,我最难忘的就是它。它像只济南的眼睛,如此清澈,又像从古代飞来的魔镜,一路记录了多少时代的风尘。现在的它依旧这样平静,这样美丽。

我在多小就已有了对大明湖的记忆了?说不清。我在很小的时候,住在一座面朝明湖、春暖花开的房子里。隔三差五就和妈妈去大明湖游玩。明湖的记忆从那时起便成了我记忆天空中的一个小小角落。翻开它,找不出古色古香的建筑,也找不出湖边歇息的游客,只有模糊的水波,其中混杂了柳树翠绿的身影。就是这些模糊的影子,让我对明湖有了一种亲切,于是乎,前一段时间,我又去拜访了大明湖。

那是一个月高风清的晚上。大明湖畔灯光璀璨,一座座古风雅韵的亭台楼阁被灯光照得金碧辉煌。岸边的浅滩上,清澈见底的水被灯光照得透亮。在湖边缓缓漫步,我渐渐认识了北极阁、历下亭等古迹。大明湖不只有水,还有这些人文名胜。这让我心中的大明湖更多了几分灵气。漫步间隙,趴在栏杆上向湖面望去,灯光、月光、星光倒映在水中,大明湖像一幅美丽的画卷,令人难忘。

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济南自然少不了山,我最熟悉的山莫过于英雄山。

因为每逢节假日,我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爬山。这里埋葬着济南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,山下还耸立着济南战役纪念馆。每当看见山顶的巨大纪念碑,我心中就会有一种敬仰和庄重之感。也许就是有了纪念碑,有了烈士陵园,这座山才变得与众不同,在群山中彰显一份独特。我爬着山,看着周边的一切,心中不由自主联想到“生命”两字。苍翠的松林,遍布满山,尤其是春天,草木纷纷捧出新绿,各色的小花在树丛里一闪一闪,彰显着生命的律动,随风轻轻摇摆。

路上不时走来几个健身的人,他们面带微笑,心情似乎也很愉快。他们一定是一群热爱健康、热爱生命的人!在一片高楼林立的城市黑森林中,英雄山这样的令人向往的绿洲又能有几个?

济南的确很不错,可另一件事使家乡济南有些失色。从前的济南,记忆中的冬天,天空蓝的空灵,清爽的空气似乎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可这个冬天雾霾唱了主角,蓝天几乎成了稀有品,每当出现就会引起人们的赞叹与感慨。走在街上,我怀念起往日的蓝天。那个有清新空气的济南去哪儿了?我也有些难过。此刻的济南,一定也有些难过吧。难道从此以后,济南的冬天就会变得像今年这般多霾?我们能为济南做些什么呢?我们能做,每天少开几次车,少用几个塑料袋,多关心一些环境,多关爱一下他人,碧水蓝天的济南一定会重现!

济南的影子,投射在每个泉城人心中最温暖的角落。我爱着济南,爱着在济南的生活。我和济南,相依相伴。(作者为山大附中2013级2班学生)

